

二  
林  
居  
集

二林居集卷五

長洲彭紹升允初著

二林居集卷五

稽古聖王繼天出治。凡舉大事。沒大疑。必歸命于帝。書偁帝。賚良弼。詩偁帝。謂文王。蓋德合乎天者。帝實馮焉。其理自然。非意之也。道家言天之上。有京。有闕。帝居其中。而日月星辰。五嶽四瀆之神。皆統于帝。各以功德之大小。爲位次。遞相聯屬。主察人閒善惡。加賞罰焉。佛經言天。與道家略等。其與詩書所陳吉凶禍福之情。鬼神之說。無弗合也。乃者九黎亂德。民神雜擾。舜用命官。絕地天通。俾上下有常。毋相侵瀆。然而

禱祀之儀自內達外卜筮之用由夏及周神道設教初未嘗  
有少異也吾讀文昌化書攷文昌一十七世事大要不離乎  
忠孝兩端故能現天神身交修僊釋終得證位九天承佛授  
記普運慈悲化度一切飛鸞之教遂播人間今所傳陰騭文  
其訓世之辭也烏呼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後先述作  
所不容自己者惟此與人爲善之心而已是心何心卽天之  
所以爲天之心也是故聖人在人則善一世以善萬世人道  
無終窮聖人與人爲善之心與之無終窮聖人在天則善萬  
世以至于萬萬世天道無始終聖人與人爲善之心與之無  
始終大哉聖人與人爲善之心其能彌綸天人而無閒者乎  
或者疑文昌一十七世事不甚顯于世聖如孔子而其迹未

聞顯于天何也應之曰聖人者有冥權焉有顯權焉有已入  
正位湛然常寂者焉有分身應化者焉其冥也其顯也其寂  
也其應也一與人爲善之心而已文昌之迹冥于人顯于天  
其在人則爲冥權在天則爲顯權邪孔子之迹顯于人冥于  
天其在人則爲顯權在天則爲冥權邪抑孔子已入正位其  
湛然常寂者邪文昌則護持三教其分身應化者邪冥顯一  
心寂應一善也夫寧有異焉注陰陽文者多矣潘子守愚承  
其尊先生命節取諸家之要爲書刻以行世屬予爲之敘子  
不能贊一辭獨有見于天人之故而懼人之疑而不信也故  
爲之說如此

質神錄敘

聖人之道不傳而天人之路塞上帝憫焉于是乎徧救羣真  
飛鸞開化而文昌元皇當有宋之季始演化書述孝經陰騭  
文導諸學者以事天之實其後三百餘年當我

朝康熙中而玉局太夫杜黃兩先生復奉元皇命作心懺述  
講習錄大闢洙泗濂雒之宗其于天人相與之故言之盡矣  
書曰顧諟天之明命詩曰上帝臨汝毋貳爾心古之人惟灼  
知人性之本然上下同流充周無閒苟造次顛沛一有怠忘  
卽已叛乎天而淪于異類故兢兢皇皇無有師保如臨父母  
若此其慎也後之學者不能致察于此狃于積習橫生是非  
妄疑天道謂荒遠難詳與怪隱同屏其不爲無忌憚之小人  
者矣突惟我 曾王父以孝弟之德通于神明遂能上啟帝

心用章至化俾天道鬱而復明聖學絕而復續善者知勸惡者知懲其因緣之繫乎斯人者至淡且廣矣顧心懺一書久行于世而講習錄尚未獲流通其它訓辭及諸詩文頗多散佚紹升乃重加薈叢次其年月勒成一編名之曰質神錄記不云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是所謂誠也是神之所以爲神也神之所以爲神卽人之所以爲人也故能盡乎其人者斯可以交乎神矣是所謂質也讀是書者其亦反之于不見不聞之地而求所以自盡焉微幽明貫上下一誠之不可揜而已矣可不務哉友人李生鍾萼篤信是書將刊板行世紹升爲助而成之而標其大義如此

南昀先生文錄敘

曾大父南昉先生文彙十二卷。出自門生王編修喆生所手輯。讀者畏其繇重。多不能卒業。視儒門法語之刻單詞片言。鍼膏肓起痼疾者。固有殊焉。伏念先生平昔不以文章自名。然其肩荷正學。扶植人倫。中誠所結。流于警發。如雷奮地。而萌生畢達。如風鼓鞠。而薪火自然。往往能沁人心脾。而激發其志氣。苟善讀之一作。儒門法語。觀可也。謹依先生湯子節要之例。錄其言之切于學者。別成是編。其閒或刪或略。多與注生稽羅生有高其之譬之。登山而采玉。入海而求珠。誠得寶焉。雖一握可矣。奚煩滿載乎。

南昉先生詩錄敘

南昉先生詩已刻者二十餘卷。自己巳以前丙申以後。尚有

鈔本畱篋中。今共錄二百餘首。先生嘗自題其詩曰。誠意所發。詞無虛假。諒哉。世之言詩者。多宗唐人。又往往以綠情爲本。予觀自昔諸儒。若宋之明道。康節。晦庵。明之陽明。白沙。念庵。其所爲詩。一自道其身心切近之圖。淡造自得之故。初未嘗求工于章句。閒然而朱。茲而疏越。一倡而三歎。能使讀者欲心平。躁心釋。蓋古樂之用。在焉。非淫于鄭衛者所能心知其意也。先生詩出入諸儒。亦兼取唐人之律。故其爲言質而腴。婉而至。揆之不窮。咀之愈永。羅生有高以爲昭代詩人。殆無其偶。世不乏審音君子。其必以羅生爲知言也夫。

南昉先生遺書後敘

嗚呼。道之岐出不統久矣。宋之世。朱與陸分涂。明之世。王與



羅異轍爲其徒者。各峻城塹。操戈戟。伐異黨。同至今而未已。譬如父子兄弟。敝處異國。倉猝遇于疆場之間。以音聲面貌之不相識。奮死力鬪爭。而不知其本一祖之系也。當明之季。爲朱子之學者。有梁谿高子。高子之學。由悟而入。故能兼通王子之說。其論學本末先後。不悖于古經。雖王子復生。當無以易之也。至于我。

朝夏峯孫子。睢陽湯子。始有志于徹兩家之樊觀。其會通上溯孔門。竝行不悖之愼。而于時有當湖陸子者。出復以排擊王學爲功。又因王子而竝擧高子。自是王學旣衰。而爲朱學者亦日陋。夫朱子未嘗離德性道問學也。而後之道問學者。諱言德性矣。朱子未嘗不以虛靈不昧爲心也。而後之言心。

者且以虛靈爲大戒矣夫不虛不靈昏且塞矣德性之不知而徒問學之務以是名朱子之學豈不陋哉曾大父南昉先生平生服膺高子之學由高子上溯朱王達于孔氏既有以得其宗會其極矣病世之託朱學攻王子者踵陸子之說日出不休也于是著陽明釋毀錄至公儋荷之勇進修之密具見于密證錄詩歌雜文中然後朱子之學至是益明而王子之學賴以不墜勤勤乎蓋孫湯之繼與紹升幸承餘緒敬與同學友汪縉參訂遺書取其言之尤切者彙爲一編以諭同好學者誠能取是編反求諸身而近思焉則紛紛異同之論將有不暇計者矣

秋陽閣詩錄敘

昔吾夫子讀鴟鴞烝民之詩而歎爲知道。它日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嘗伏讀而揣之矣。思者學者所由以知道也。無邪者所由修道以至夫道也。道之在人。愚夫愚婦可以與知。康衢擊壤之叟。耕稼陶漁之侶。一言行之善。雖堯舜大聖不能有加于彼焉。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是則詩三百篇美刺不同而爲道之所寓一也。然在作者情動言形而仁者見仁矣。智者見智矣。百姓則日用而不知矣。是以獨于二詩發歎焉。誠難之也。予往讀漢魏晉唐人詩。以是爲詩人之詩爾矣。已而讀康節白沙兩先生詩。進而讀濂谿明道諸先生詩。穆然私念曰。斯吾夫子所傳知道者與。何其思之至正也。蓋去夫子刪詩之世。千有餘年。而

乃一遇諸先生其不難乎其不難乎于是錄而集之凡十有二人詩凡三百九十餘首題曰秋陽閣詩錄時時讀之以鏡吾思

。 顧亭林先生餘集敘

子年十六以應童子試至崑山仲兄自家來視子一日偕子游于市見鈔本亭林集一帙兄售而得之以授子子閱其文中多點竄蓋先生所手定既以刻本校之其十餘篇皆佚不著錄蓋編集時門人所削去者也然先生生平忠孝大節實具于此爰重錄而敘之曰文之至者必根于天性古之人全忠孝之實以成其身外感于所遇以成其行明而爲日月怒而爲雷霆流而爲江湖其氣充乎天地故天地之氣之所之

卽莫非其氣之所之也。其有不容已乎。言以宣其忠孝之實。而其言亦遂與天地之氣上下同流。亙古今不息。唐虞三代。禹咎繇益稷之謨。伊周之訓誥。大小雅正變之詩。尚矣。下此。屈原賈生劉子政諸葛孔明陸敬輿劉去萼陳同甫文宋瑞。鄭所南諸公之書。其生平未必其求工于言。不過道其意中所欲言。而後之人誦其言。往往感憤涕流。若生當其時。身其憂患者。蓋忠孝之實。無閒于人人。諸公弟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豈一人一世之事哉。亭林先生開代通儒。有扶世立教之志。生逢季世。無所發揮。孤忠磊磊。至老不變。其所爲文。至于家國存亡之際。慨傷懷。或揚聲哀號。或幽憂歔泣。以視屈原賈生諸公。時遇不同。同一天性。激發而已矣。先生嘗受

官唐王時見于文故編集者不能無隱避然伏觀明史凡明臣之自靖于諸王者皆大書而表之我

朝教忠之意至深遠矣彼區區務爲隱諱者豈足以識大公至正之道烝民共秉之性萬古臣子之坊而謬執爲一人一世之私也其不固矣乎傳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又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則是十餘篇書不患其不傳是十餘篇者傳而後先生扶世立教之志得大鬯而無憾則先生之言雖不獲效于當時其有功于後世何如也

6 望谿逸稟敘

予少讀望谿方先生文服其篤于倫理有中心慘怛之誠以爲非它文士所能及其所書明季諸公逸事發微闡幽生氣

空涌尤足使頑廉而懦立也。方先生集生時所手定，其後續有增刻。益都李素伯得逸稟五篇書，康熙閒諸公逸事皆前刻所未具。自京師寄予，予讀之，因以見諸公之本末焉。方先生與諸公同朝共事，聞見確然，獨視湯公差後耳。其所書事蹟，不獨數公之進退而已，實有關於陰陽消長之幾，民生休戚之故，不可以無傳也。嗚呼！以諸公名德卓然，又遭逢盛時，空可久安其位，而僉王者百計沮之，必欲置之死地，卽幸而自全，亦幾經阨隕矣。彼豈獨無人心哉！此大學終篇所由發惡。夫媚嫉者流，而古來高志之士寧伏死蓬華之閒，不出也。

秋潭漁者詞敘

子年二十餘，獲交于鄉先輩驚魚礪樵，少以詩名，既耄詩

益清絕。泠泠然山水之音也。樵嘗與秋潭漁者游。因爲子道  
漁者之爲人。子夔樵詩。從而慕漁者有年矣。樵老不治生。所  
好獨詩。閒與之言。它弗省也。無何樵歿。有一子。相繼殂。謝而  
樵之詩亦零落盡矣。歐陽子云。勤一世以盡心于文字者。可  
悲也。惟樵哉。居數年。子適西郊。偶與漁者遇。漁者出所爲  
詞示子。且云。行將息心。求出世法。子喜而心識之。閱一年。漁  
者過子。理前語而屬子敘其詞。子觀漁者之自敘。醉榼亭詩。  
其意固已遠矣。子何以加諸。而還念逝者。獨不能以無慨然  
也。樵繆姓。嗣寅。其名漁者。朱翁適庭印也。

#### 四子詩錄敘

子年十八九。始學爲詩。讀漢魏以來諸作者詩。樂之。爲之按



其音聲窮其體態夜以繼日于已所作必求如是焉而後止  
既而年益大漸不暇爲詩暇則取古人之詩如已意所欲言  
者讀之不知古人之非已也不知已之非古人也其于朋好  
閒亦然朋好閒爲詩者多矣而吾尤樂大紳家三臺山與吾  
宗秋士先生之作每手錄其詩與已所作者雜置卷帙中讀  
之不知四子之非已也不知已之非四子也然而四子之詩  
亦各有其趣矣家三之詩溫讀之者于春空臺山之詩雄讀  
之者于夏空大紳之詩曠讀之者于秋空秋士之詩寒讀之  
者于冬空有是四子詩而子我以四時之樂其亦可優游以  
卒歲矣子既不暇爲詩又不忍棄前之作因自訂其詩爲秋  
陽閑詩草共三卷四子者嘗讀而樂之復編四子詩別爲四

卷題之曰四子詩錄樂吾之樂所以樂四子之樂也

心太平居詩敘

郇卿子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夫中之爲言謂其不過乎物者也其樞紐乎造化者爲天載其著于人心者爲天倪其流行于日用閒者爲天則求有以止之莫先于自平其心矣其心平則其流而爲聲未有不肖其本而出之者斯止之說也而昌黎韓氏之言異是曰凡物不得其平則鳴歷稽古之能言者而以咎繇伊尹周公尹吉甫孔子之徒當之此數聖賢人者豈猶有不得其平者哉頌周公者曰德音不瑕而吉甫之自道曰穆如清風其有以止之矣吾鄉沈立方先生學古入之道旣自得之于心安于所遇不願乎外閒發而爲詩不

限聲律不立厓岸。欣欣無弗足也。肫肫然無弗與也。先生嘗自題其居曰心太平居。由乎先生之道。夫安往而不太平也。與先生嘗命紹升論次其詩。既受而卒業。恍然有會于郇氏之指。因推其說而敘之。俾世之誦先生詩者。有以知先生所止焉。

### 二林居經義敘

予嘗夢爲老師。攤皋比。闡義文。周孔之教。環而聽者百千人。莫不心開意得也。予樂之。又夢爲衲子。趺坐空山。幽澗時鳴。輪珠徐轉。六根蕭寂。五蘊廓然。予又樂之。居閒無事。偶爲經義。積二十餘首。覆觀之時。似老師說法。侃侃如也。時復似空山。趺坐泊如也。曠如也。二者之夢。其不相謀矣。然予之樂。豈

有閒哉。世有知予者。謂之說夢焉。可也。謂之自道其樂焉。亦可也。

二林居制義弟二敘

歲在上章。困敦季秋之月。知歸子臥疾于秋陽閣。始病熱。已而氣逆上。四支腫。腹瀉。醫家多言不可治。知歸子適然安之。及過長至。病少閒。偶檢閣有明諸先輩四書文于鄭氏謙止。自訂彙。孰復之不厭。爲題詩曰。寂寞空山奏九韶。微風脫葉木蕭蕭。三閭哀怨龍門憤。總向維摩默處消。鄭氏選一代文。尤心折者。爲鄧氏定宇。楊氏復所。因取二家文覆觀之。題鄧彙曰。識得昭文不鼓琴。寒崖古木證同心。一聲鐘動知何處。山自高高水自深。題楊彙曰。雲淨長空見月圓。焚香點筆獨

超然曹谿半偈通心法。重向尼山一假年。不覺興之所至。自爲文二十餘篇。而病且脫然矣。所爲文大抵得之枕上爲多。次則跌坐之餘。用遣昏散而已。錄脉汪子大紳爲論定者十八九。因增入前刻。合爲一編。

二林居制義弟三敘

予成童之歲。應小試爲制義。守場屋文一卷而已。已而補諸生。登鄉會。榜顧視其所爲文。未嘗不內愧汗沾衣也。年二十四。始發憤讀宋明諸老先生論學書。因以上窺孔曾思孟之旨。久之而恍然有見焉。偶作講義與儕輩相切劘。歸于反己內修。求自得于心。未暇以爲文也。年三十。以省覲入京。舟中偶爲制義得十餘篇。于四子書頗有所發明。歸而質諸汪子。

大紳爲汰其不合于文體者半焉。汪子因爲予論有明諸先輩文之辰。別予聞而心動。始取荆川思泉諸子文讀之。因是以窺成化宏治間作者。始得其體焉。繼而會其神與脈焉。夫體麗于實而神與脈妙于虛實者。易見。虛者難尋。易見者可。以學問求而難尋者。必由乎心悟也已。而讀鄧定宇楊復所。鄭謙止諸先生文。其體遞變而不離其宗。其悟解之微。神理之密。往往有前輩所未及其實也。其虛也。一以自得爲其本。豈直文而已哉。予之究心于是者。又十餘年。台前後所作。共得五十餘篇。其于諸先輩爲文之精。有當乎抑其無當乎。要之審虛實之機。反其所不足。不徒恃學問以爲能。則亦近今所自得也。彙而存之。亦聊以釋少時之愧云爾。

張永夫遺藁敘

昔朱子論詩謂韋蘇州詩自在氣象近道。又言作詩須從陶柳入。不如是無以發蕭疏冲淡之趣。無由到古人佳處。夫子者之爲詩亦詩家之一體耳。而朱子之稱之如此。何邪。孔門論道曰淡而不猷。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蓋不忮不萃淡矣。不忮不求淡而不猷矣。何用不臧。蓋不忮不萃淡而淡焉。遇不得而變之也。接于物而淡焉。物不得而蕩之也。夫如是其于道也不庶幾矣乎。吾鄉前輩張永夫先生隱于靈巖山麓。食貧厲節。未嘗有戚戚之容。其爲詩發原于陶而沿于韋柳。有神解焉。不第蹈其詞而已也。先生旣沒。沈文愨公撰別裁集。旣登其詩。章子光重得其全藁。復錄爲一卷。刻

行之屬予爲之敘。先生之友徐君龍友嘗推先生爲古儔者。予觀先生詩多吟風弄月之趣。而惜先生之生去。朱子闕遠。不得朱子論其詩。又不得從朱子游。發歌聲于武夷九曲之中。而暢其春風沂水之樂。而以詩人老也。于先生詩簡端說淡字焉。

問心編敘

角直同仁局爲施棺會。積二十年。會其出入之數。刻問心編。屬予爲之敘。予閱而善之。曰。烏呼。心之爲量。無匡而人之善。用其心者。其力蓋無所不至。是局之始。以一二人之力。而被其澤者。且從此無終窮焉。然則人之不用其心。而委于力之不足者。其亦不自問其心者矣。吾蘇自邇年以來。施衣施棺。



施藥葬。放。生。諸。局。相。望。于。郊。置。之。再。推。是。心。也。以。往。逐。大。休。集。諸。福。與。一。世。之。人。共。享。太。平。俾。濟。海。內。外。億。萬。斯。年。永。無。水。旱。疾。疫。之。苦。其。必。自。吾。蘇。爲。之。倡。也。謂。是。編。者。其。亦。還。而。問。其。心。焉。可。乎。

美成編敘

予從姊夫尤君士莪自唯亭遷于府治之城與予家隔水居予方倡里人醵金爲會視鄉之熒獨飢者周之寒者衣之歿而裸露者棺之尤君每樂助予而成之也予因問尤君唯亭之人亦有樂爲是者乎尤君曰唯亭之人固有醵金爲會者獨用以治城隍神廟峻亭臺羅竹石累一二千金不止而里之飢者寒者歿而裸露者自若也吾恐神之無樂乎此也予

曰。然。然。特。無。導。之。者。耳。其。或。導。之。移。彼。而。之。此。不。亦。善。乎。居  
數。年。唯。亭。人。有。以。施。棺。事。來。告。者。行。之。已。三。年。矣。其。局。曰。樂  
善。彙。其。出。入。之。數。爲。一。編。曰。美。成。屬。子。敘。之。子。曰。是。子。之。心  
也。子。與。尤。君。所。有。望。于。唯。亭。人。者。而。諸。君。顧。已。不。謀。而。得。之。  
善。何。如。也。夫。惟。此。心。之。善。無。閒。于。人。人。也。然。未。有。不。知。樂。之  
而。克。有。成。也。樂。之。者。何。樂。其。無。閒。于。人。人。也。成。之。者。何。以。其  
無。閒。于。人。人。者。而。人。人。樂。之。斯。成。也。其。蘊。于。中。善。也。善。斯。美  
乎。爾。其。暢。于。外。善。也。善。斯。美。乎。爾。坤。文。言。曰。美。在。其。中。而。暢  
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將。由。一。事。推。之。萬。事。由。一。鄉。推  
之。天。下。善。無。窮。樂。之。者。無。窮。孟。子。曰。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  
也。莊。生。曰。美。成。在。久。久。也。者。不。已。之。謂。也。諸。君。勉。之。詩。曰。神

二才集 卷之三  
三  
之聽之終和且平吾知神之樂乎此也爲之敘

羅臺山文錄敘

臺山隱矣其迹若雲之去來或從而求之弗得也臺山之隱也獨賚佛經數百卷以行而盡捐其平昔所爲文傳曰身將隱焉用文之其臺山之謂邪知歸子者臺山之友也于臺山之隱有不舍然者于是搜取臺山之文錄而誦之如見臺山焉或言臺山在天台雁蕩間或曰否有自南海來者于普陀遇之或曰太湖之濱洞庭之下臺山之所旅也知歸子曰然有之吾讀臺山文其爲湖與海也其爲天台雁蕩普陀洞庭也無弗有也人求之弗得而知歸子乃私得之因而敘之

好善堂施棺冊敘

婁門附郭諸君設施棺局于涌泉庵顏曰好善堂子嘗至其地門臨綠野竹木交蔭入其室僧設茶爲供壁閒張畫梅上有詩云。斷崖無路獨思尋。歷盡冰霜見苦心。願與梅等同懺悔。好收香雪壑。觀音。越一年。司事諸君刻施棺冊屬子敘書。詩與之。

感應篇彙注敘

六經一感應之書也。易詩書禮樂春秋其言天人相與之故。禍福成敗所由然。其原不外乎一心。其幾不越乎敬怠。而其效遂判爲吉凶。爲生歿。故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自昔聖人立教之旨。兩言以蔽之。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而已。斯理也。微獨在人。倫日用之間。亦僊佛二家所不能外也。人徒見佛。

說無相真空無一法可得而不知菩薩嚴淨佛土萬行齊修  
無一法可舍老氏絕聖棄智以清淨爲宗而求僊果者必以  
三。千。功。行。爲。基。故。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善。豈。直。名。而。已。哉。  
卽。實。之。所。自。成。也。感。應。篇。者。出。于。趙。宋。之。世。其。言。原。本。道。家。  
其。勸。懲。之。悃。往。往。通。于。儒。佛。後。之。學。者。樂。其。平。易。切。實。從。而。  
尊。信。者。甚。眾。爲。之。注。證。者。無。慮。數。百。家。近。世。注。本。獨。松。崖。惠。  
氏。最。爲。雅。馴。而。蒙。者。或。弗。能。曉。吾。鄉。陳。生。少。而。孤。露。念。報。親。  
恩。因。集。諸。文。士。酌。損。舊。本。集。爲。一。書。事。取。其。鑿。理。取。其。顯。雜。  
引。三。教。之。文。一。歸。于。勸。善。而。止。惡。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其。陳。生。之。志。乎。篇。中。多。言。鬼。神。或。疑。與。儒。之。說。異。不。知。六。經。  
之。言。鬼。神。者。章。章。矣。非。虛。而。意。之。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非。

所謂吉凶之神乎。陟降厥士。日鑒在茲。非所謂在人頭上錄人。舉過者乎。惟命不于常。非所謂奪紀奪算者乎。然而聖人懼人之惑也。盡其在我。而它無容心焉。故曰某之禱久矣。此則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之說也。讀是書者。誠反求諸心。而致力焉。于以進求六經之文。以窺自昔聖人立教之旨。其不有一以貫之者乎。

二十二史感應錄敘

春秋者。史家之祖也。春秋紀災異。所以著天人感應之故。甚明。左氏因而傳之。凡國之廢興。人之生歿。事之成敗。必先原其善惡得失之所由。而究其所終極。如立竿睹影。持鏡取形。無豪髮之爽。其人也。其天也。其皆一心之自爲感應也。自周

以降二千年間。史家記載事變。日出不可殫窮。而有不變者存焉。由不變者觀之。則天人感應之故。可得而詳矣。然感應之故。有可知。有不可知。善者祥。惡者殃。此其可知者也。善者不必祥。惡者不必殃。此其不可知者也。夫使天之與人。判然其相格也。冥然其不相關也。是則古來感應之故。類不足馮。乃其可知者。固已章章矣。卽其可知者。而推之。天之與人。誠若是其相關。而未始相格也。必無有明于此。而闇于彼者也。必無有通于此。而窒于彼者也。然而善者不必祥。必其善有未至也。不然。彼其祥。有不可見者矣。惡者不必殃。必其惡有未孰也。不然。彼其殃。有不可見者矣。夫不可見。則不可知矣。然而未始不可知。吾于其可知者。知之。其可知者。其不變者。

也。太上感應篇。出于道藏。其書導人以修身立命之學。其信足與春秋左氏相發。後之注者。多雜引稗官小說。不足徵信于世。兄子希涑。閱二十二史。取其事應之顯著者。彙而錄之。分爲二卷。將刊板以行。使人知天人感應之故。不以古今而異其豪髮。其于君子修身立命之學。當有助焉。易大傳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夫君子之爲善也。未始謂爲善也。有去惡而已矣。去惡卽善也。善之所由以積也。小人之爲惡也。未始謂爲惡也。有自以爲善而已矣。自以爲善卽惡也。惡之所由以積也。是故君子日虛。小人日滿。虛者集祥。滿者集殃。其天也。其人也。其皆一心之自爲感應而已矣。而何不可知之有。讀是書者。誠能反躬自鑑。去其惡。勉



進于善日積而不已求自盡于其心焉吾知天必有以應之矣

同日止非

二沐居集卷五

終

長洲彭紹升允初著

敘三

禮仁錄敘

儒言妖生亦言變物之與人其體各殊而其性之所從出固未始或異不能異其所從出則其體亦本無或殊其謂爲有殊者特情見所區非知本之論也誠知本則視吾之生與視物之生一也好吾之生與好物之生一也且不獨好其生而已又將實用其變之情其視物之疾痛死生誠不異其在身欲淺去之而後悞又安有傷其體絕其命以恣吾之口腹者哉是所謂仁也性之德也夫至傷其體絕其命豈惟不

愛之而已。且若有所甚毒焉。豈惟不好其生而已。又將以殺  
爲悞焉。今命儒曰。好殺不愛物。而毒物。儒者不受也。然而既  
已傷其體。絕其命矣。究其根由。亦無如此口腹何也。嗚呼。其  
亦不仁甚哉。予少時讀儒書。懵不知省。往往戲殺蠅。蝨。蚤。蝨  
之屬。既長。始知悔恨。然不能斷殺。魚。蝦。蟹。蛤。日登俎。動藉口  
遠庖廚之說。以自解。至其宛轉沸騰于刀砧鼎鑊間。若弗聞  
知也。年十九。奉母夫人諱。案禮經。斷肉者二年。餘年二十  
五。始持不殺戒。惟食市上肉。得懷中蝨。輒放之。終以儒自解。  
不肖斷肉食。又四年。忽自省曰。儒者恆言以萬物爲一體。一  
體云者。謂其不二本也。收物以自肥。是猶割四體以飲口。其  
痛一也。不知痛者。是一體而二之也。是風痺失心者也。且假

手于它人而殺之。我不居殺之之名。不親殺之之勞。而坐享其殺之之實。是律所謂造意指使者也。視加刃其頸者。舉有甚焉。自是遂斲肉食。夫子之斲肉。非有怵于佛氏人羊報復之說也。凡以行吾心之所安而已。吾心之所安。知生可好而已。知物當變而已。知生可好。則殺之。沒有所不忍。知物當變。則毒之。沒有所不安。去所忍。卽所安。其于體仁之學。庶有當乎。而惜乎世之以儒自怙者。不之察也。近世雲棲蓮池大師大闡戒殺放生之論。其後趙先生凡夫。周先生安士。遞有著述。懇惻詳到。其言出入儒佛。要不離乎體仁之旨。茲擇其言尤切者。錄爲一編。終以傳心壇日記天人合一之理。從可識矣。孟子曰。仁人心也。世有不仁而不失其心者乎。有失其心。

而可以爲人者乎。一念竦然。斷除宿業。達有生之本。廓同體之悲。則是錄所云。直先得吾心之所同然耳。其肯苟冒儒名。而不旣其實哉。

尊聞居士集敘

羅子臺山沒之明年。其友彭生。搜取遺文。擴前之所錄爲尊聞居士集。凡八卷。敘之曰。孔氏旣沒。學統岐道術裂。二千餘年。承學之士。遞相祖述。專門名家。于是有訓詁之學。有辭章之學。又進之爲道德仁義之學。就其善者。莫不原本六經之旨。以孔氏爲宗。要其淺深純駁高下之別。則斷不能以勢同也。論語曰。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夫文者禮之外心也。禮者文之內心也。微顯交融。本同一貫。然而博約之間。內外本

末之敘則不可以不蚤辨故曰文莫吾猶人也又曰予欲無  
言學者誠能廓見聞之町反視聽之原得一以貞樞紐造化  
然則明而爲日月流而爲江湖怒而爲雷霆蕃而爲艸木莫  
非文也卽莫非禮也其皆一心之自爲發育也而果可以外  
求乎哉竝吾世而攻訓詁辭章者往往有之其能究極于道  
德仁義之歸者抑鮮矣羅子臺山躬明睿之姿嚶嚶然負進  
取之志研精覃思眞積力久豁然自得發而爲文彌綸天人  
昭晰空有沛然而莫禦蓋百數十年閒攻文章談道術者未  
有或先之者也而或以臺山之文出入乎儒釋汎濫乎莊館  
兼綜乎訓詁辭章疑有累于道夫是則臺山之博也其外心  
之著與乃其所以約之者非猶夫人之所能測矣其于博約

之閒內外本末之敘辨之者蚤矣而又何疑焉

羅子遺集後敘

于易文王周公孔子之所述于書禹咎繇箕子之所陳于詩  
問公尹吉甫所傳道其于天人之故性命之精言之至明且  
哲及孔子之徒傳之于是有大學中庸論語之作而其旨益  
顯然而端木氏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果何  
謂哉戰國時孟氏續子思之緒作七篇尊孔氏莊生之辯切  
于天郇氏之說詳于禮其于羣聖人之教或離焉或合焉而  
異同之論起矣佛之教入中國最晚其爲道推本還原窮幽  
極博語其至則言思斷擬議絕殆端木氏所謂不可得聞者  
後之儒者誕其道辭而闢之亦不能盡細其說也韓退之作

原道拒佛甚嚴然頗降心大顛取其能識道理外形骸李習之作復性書以無思爲至周子闡圖說以無極爲本朱子推而衍之而象山陸子疑之爲禪朱子亦復以禪詆陸子陸子之徒爲慈湖楊氏聞陸子之風而興者爲陽明王氏一以無意爲心宗一以無善無惡爲心體其于達摩氏西來之旨同耶否耶夫自韓李以降暨于楊王諸君子其生平自任莫不欲扶皇極敘彝倫正人心席邪說顧其所造益微往往欲自異于西來之旨而不得而此諸君子者卽不得自異于西來之旨至其所以扶皇極敘彝倫正人心席邪說卒亦未嘗少弛其自任之實然則佛之說其終不可紕邪其爲道真端木氏所謂不可得聞者邪且夫佛之異于儒者迹爾迹也者教



之所由立而非教之所從出也。若乃教之所從出尚不可言同異安從生。吾友羅子臺山。躬明粹之資。志高而行篤。其學原本乎六經。出入乎思孟莊郇。馳騁乎韓李。由儒入佛。沈潛乎天台永明之書。久之而悟其所從出者。因之旁推交通。四達而不悖。其著于言者。在儒而儒。在佛而佛。初未嘗見其同且異也。且夫扶皇極。敘彝倫。正人心。席邪說。亦臺山志之所存也。願其著于言者。若此儻亦有欲自異而不得者邪。其學與其志固。有適相成而不相繆者邪。後之學者。誠盡心于臺木氏所謂不可得聞者。一旦豁然。而無疑。則亦可無疑于臺山之言矣。

竹柏樓居圖敘

喻節之高者必兼偃竹柏柏以言其有心也竹以言其有筠也極天下重遠之圖艱難困苦之遇唯有心者能以身任之以堅久持之其旣也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斯有筠之象著焉知有心矣勉自內制而不知所以化之其失也矜此苦節之凶也能爲柏而不能爲竹者也知有筠矣急自外暴而不知所以守之其失也蕩此不節之嗟也能爲竹而不能爲柏者也兼二者而有之乃可語于安節之亨也吾于袁母韓氏見之韓氏年十九歸袁君森如年二十五而寡撫孤廷禱讀書娶婦坐臥一小樓垂十五年年四十值初度之辰子婦奉觴爲壽韓氏愀然曰嗟夫吾事畢矣將從夫于地下矣何壽爲閱兩月遂以疾終夫必生之際人所視爲至變

者而韓氏顧適然處之。卒能赴所期以竟厥志。卽凡天下之變。豈尚有足干其慮者哉。若是者以有心守之。以無心化之。其視十五年閒。猶旦莫也。安莫安于此矣。卒之有子以昌其後。有婦以宜其家。无成代終。利有攸往。不旣亨矣乎。韓氏旣沒。廷檇追念。罔極。繪竹柏樓居圖。屬予爲敘。韓氏之節。予旣爲詩以紀之。因又思其所以安且亨者。予所居乃適肖焉。更推竹柏之德。以題其卷。豈獨爲韓氏誦之。卽吾黨視躬涉世之方。亦宜深念乎此也。

震川文錄敘

予讀震川歸先生文。愛其稱心而言。汪洋澹泊。獨淡于性情之際。以爲古之作者當如是也。夫文之爲道微矣。顧自南宋

以乘知言之士。取足以達意而止。卽達亦未始非聖人之訓。然而主文譎諫。風人之旨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古樂之遺也。是則達之爲言。殆未足以盡文之變也。先生生明中。葉以降。皇極不張。封疆多故。累朝休養富庶之效。日耗蹙。先生有隱于衷。其于國家治亂之幾。人才消息之故。以及賦役水利海防諸大政。孰復于中。而形于言。多鑿鑿切利病。而其言或不敢以盡。卽盡矣。而不傷于激。蓋風人之旨。在焉。至其俯仰身世。反觀默省。時復超然遠覽。歉然而不自足。故其音悲渺而淡長。此先生之所存。有未可一二爲流俗人道者矣。予早歲得廣昌黃君靜山所評先生集。往往善發其中意。錄爲一帙。往復不厭。頃有同學友索觀之。因復取先生集周

覽一通續有增刪共得若干首以之頡頏歐曾諸大家庶幾無愧先生敘項氏文以爲文章去地之元氣原其要一以自得爲本夫學期于自得而已矣自得之道抑不獨在文章而先生弟以文章爲言其自知之審也其終不能無歉然者邪

汪子文錄敘

予年二十餘始有志于學其端實自汪子大紳發之予之志于學也初學于程朱汪子則與予言程朱汪子之言程朱也非猶夫人之言程朱也繼學于陸王汪子則與予言陸王汪子之言陸王也非猶夫人之言陸王也已而予學于佛學于淨土汪子則又與予言佛言淨土蓋予之學日以變而汪子之言日以新而汪子一若無與于其間者善哉汪子之妙于

言也異哉汪子之切于予也予之于汪子之言也一以爲物  
獲一以爲固然其不合者則希矣持以示人人莫測其所謂  
獨羅子臺山見而識之曰是無師智之所流也汪子既樂與  
予言及見臺山而大樂遂樂與臺山言又樂與予言臺山其  
言臺山也不獨贊歎而已詆訶笑謔無弗有也其于予也亦  
然時或與臺山言予詆訶笑謔無弗有也汪子之文經臺山  
手定者予輒錄藏之久之成帙已而爲汪子取去閱三年乃  
復以畀予子時臺山已下世摩挲故迹執卷慨然蓋自是罕  
有知汪子之文者矣往者臺山自南海還入洞庭山子慮其  
往而不返也因取臺山文錄而敘之及是汪子亦將入洞庭  
尋臺山異時讀經處汪子非往而不返者其于洞庭郵傳焉

而已。雖然，汪子壯歲負經世志，喜道陳同甫之爲人，其英識遠慮，具見于所爲三錄中。頃屢困于鄉舉，髮禿貌穢，然老矣方今。

王路蕩平，庶職就理，雖有不羈才如同甫輩，吾猶將招之青山，白社，閒彷徨乎無何有之鄉，以盡此生也。汪子其能無意乎？汪子嘗評子文曰：釀粵成蜜，子則評汪子文曰：噓氣成雲，噫！白臺山而外，世尚有知汪子如予者邪？子其入山也。授敘臺山之例，敘之。是予之切于汪子也。汪子其有以報予矣。

汪子文錄後敘

前敘作于昭陽單闕之歲，汪子見之，頗意得。汪子平生志切于用世，故前敘以借隱招之，及自洞庭歸而疾作，閉關養閒。

絕意科舉無復曩時意氣閱數年而遂以逝也頃復從其家  
搜取遺文悉意洩擇擴前所未登者十之四三焉蓋汪子之  
本末具是矣念予夙昔交游同志同方者推薛子家三羅子  
臺山及汪子三人而已至是先後逝矣獨其文在耳薛羅二  
子之文予既刻行于世乃今以汪子終之亦區區之忱所不  
能自已于三子者也然古之人所以死而不亾者果安在哉  
三子其自知之矣予無庸贅言矣

汪子詩錄敘

汪子之文予嘗錄而敘之矣又并錄其詩若干首及是汪子  
逝矣遂重搜其全藁增前所錄加三分之二焉予讀其詩作  
而歎曰噫此首楞嚴所謂情少想多輕舉非遠者也何謂爲



情謂其毗于人也。何謂爲想謂其近于天也。予以是觀古詩人之詩。若陶淵明李太白王摩詰蘇子瞻。皆想多情少者也。其皆薄日月而攀清都者乎。汪子之詩。時出入于四子。亦兼有它家之勝。至其本色流露。則一以寒山爲宗。夫寒山非詩人也。且又超乎天人之際。汪子之學寒山。固不僅以其詩而已。然而汪子非能絕意詩人者。以故學寒山而不盡乎寒山也。世之僞汪子詩者。非以其能爲寒山也。寒山之詩。同時王秀才已竊譏之。今之爲王秀才者。豈少哉。人能譏寒山之詩而不能譏陶李王蘇之詩。予之錄汪子詩。不以寒山盡汪子者。亦以陶李王蘇固皆不遠乎寒山者也。

汪子制義敘

我

朝諸生中。以經義名家者。推百川方先生。方先生抗心希古。不屑屑于流俗。閒發而爲文。其思濳以長。其音悲以渺。其志士之心聲。與吾友汪子大紳亦老諸生也。少爲文。從方先生入。已而得法于荆川。印心于復所。其文直濳單微。縱橫變化。而不離其宗。亦百餘年來所僅見者矣。方先生精力萃于經義。而汪子則著書甚具。遠摛易老。近闡孟郇。下逮諸先儒學術。異同之指。劾及孫吳商韓家言。一一啟其關鑰。搜其奧藏。復以其餘力。發爲詩古文詞。而經義之卓立。又如此。噫。何其多文也。雖然。汪子則旣悔之矣。嘗有詩云。消沈文字海。萬古涕淋浪。其亦以是爲吾黨戒邪。絕利一原。用師十倍。三反晝

夜用師百倍。汪子蓋有志焉。而惜乎其行之未逮也。汪子久困場屋。晚而始貢太學。其窮與方先生等至。其抗心希古。不屑屑于流俗。則亦方先生之匹儔也。然吾黨平昔相與之誠方。欲策汪子嚶嚶之志。以進于中行。而大昌絕學于茲世。寧獨在區區文字閒邪。而今已矣。旣剛定其遺書。復選其經義八十餘首。付吾門張生觀瀾。校而刊之。孟子曰。夫志氣之帥也。觀其文而志可知矣。世之讀汪子文者。亦師其志而可哉。

彭氏義田緣起敘

我彭氏自江西來。衍族于蘇州。積十餘世矣。門閥之興。自微而著。然大都拙于治生。惟東樓府君以居積致富。其它稍饒者。要不過中人。產至于今。合一姓之田計之。不下五千畝。

自始遷以來。未有盛于茲者也。總我族之成丁者。不過百餘人。以古者圭田之數。準之人。授五十畝。取諸五千畝。而亦足矣。然而多寡之不均也。貧富之不相謀也。一木之枝。榮瘁分焉。一川之流。盈虛異焉。亦事勢人情之無如何者也。古之善收族者。有同居者。有同財者。吾力不能效之矣。若夫損有餘。補不足。如范氏義田之制。可勉而幾也。且盛必有衰。吾不及今之盛。而圖之。既其衰也。庸有冀乎。現已舉千金之會。其它有田者。量力厚薄。捐金以助之。爲族人謀。亦自爲子孫謀也。

贈顧童子敘

乾隆四十二年夏四月。予自京師還家。閩人呈書一封。言郭檢討陵川書。啟封書中言顧童子事。童子吳縣人。年九歲。邁

母疾且殆。藥不效。童子窘。從鄰家賃薙髮刀。歸止戶外。爇火  
煮湯。握刀割肱肉。置鐺中。方沸。母呼湯急。遂傾盞中。以進。母  
飲之盡。而童子袖閉血。漉漉出。母驚問故。以實告。鄰家聞者。  
爭來觀。爲裹創。母病起。童子創亦合。于是吳人嘖嘖。稱顧孝  
子。上海曹御史鴻書爲之記。居無何。童子以家貧。隸樂部爲  
伶人。逐隊至安慶。按察使王君聞其割肱事。召見童子。出金  
八十兩贖之。名以孩良。字以九齡。館之內署。令從師讀書。迎  
其母而養之。居三年。王君遷布政使。以絳誤去。童子惘然無  
所依。遂奉母歸。郭檢討者。童子受學師也。其書屬子謀。所以  
處童子者。而子無以應也。居半年。得朱學士石君書。問童子  
近狀。且以童子見屬。如郭檢討書。而子又無以應也。頃之子

遣人詢童子。童子來見。云昨謁巡撫楊公。楊公以前在安慶時故相識。因令人平江書院從學于掌教平先生。瑤海先生爲言之。太守李君與其同官四人。贖金二百五十兩。以其息膳母朝夕。復屬縣尊爲買屋以居。賴諸公力。吾母得免飢寒憂矣。子聞之而慙。遂具書以復于石君。已而晤平先生。平先生言童子質固良。且有志趣。宜讀書。子益爲言以贈之。子方內愧無以應諸公之屬。其何以贈童子。雖然。童子勉之矣。人稱童子曰孝子。請與童子言孝之實。夫能致一日之孝于其親。不若致畢生之孝于其親也。能致畢生之孝于其親。又不若致無窮之孝于其親也。欲致無窮之孝于其親。是非達乎孝之所由生。不可得而致也。童子試反而求焉。歎而識焉。當

割肱時誰爲能割誰爲所割是身如木石如虛空是母是子無二無分別誰爲能孝誰爲所孝如是諦觀境既不畱情亦不住豁爾無依性體獨露一日如是畢生如是盡未來際亦復如是是謂純孝童子而不求盡乎孝之實則已誠欲求盡乎孝之實其可不致力于此乎試以子言質之諸公謀所以處童子者殆未有加于此者也

洞庭蔣氏宗譜敘

子嘗與亾友羅臺山度太湖入包山上縹緲峯踞石公踐龍渚宿飛僊山房其時主子者爲蔣君久章久章修長者行好僊佛家言子旣還家而臺山樂石公之勝安禪度夏已而徙包山寺至歲晚乃行久章晨夕顧視俾無羈旅憂子因是溪

有意其爲人也。居數年，久章過予舍，欲以新輯宗譜委予校勘。予方專意淨業，未之許也。閱一年，予遭先大夫喪，既葬，屏居僧舍，久章兩度書來，且以譜示予，曰：「書已成矣，子其敘之。」予觀其卷端，蓋斷自遷山之祖始。在宋南渡初，其前荒遠者，缺焉。蓋其慎也。夫唯慎，故能信；未有不慎，不信而可施于世者也。施于世，且不可而可施于其祖宗哉！子未獲覽斯譜之全，卽此推之，亦足以知其槩矣。惜乎臺山已往，不能爲久章敘斯譜，而予言又不足以重斯譜也。旣辭之不得，遂書此與之。

題二林居文鈔

莊氏甥述祖，索予舊所爲文，適有族弟紹炎善鈔寫，俾錄十



分之四聯爲一帙。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夫子之易其言也久矣。獨能無恥乎。子方自悔其言而不能拒甥之請。是滋之悔也。甥庶其恥子之恥。而毋唯言之尚。則其進乎古也不難矣。雖然。與人之誦謀國者采焉。濯纓之歌。謀道者聽焉。言者適然聞者充然。則子之所引以自悔者。安知不有益于甥也。姑書以問之。

秋士先生遺集敘

秋士先生遺文凡六卷。既校定。敘曰。嗚呼。先生之慕古勤矣。讀古人之詞。而心通其意。其于倫類之地。纏綿慘怛。一往而淡。而蕭索之懷。亦隨感輒發。故其爲言。渺然造微。肫然而莫解。雜諸唐人之書。肖者什五焉。進廁諸漢晉之間。肖者什三

四焉。又進求諸三古之世。肖者什一二焉。其肖也。非范金埴土之能也。亦自然而已爾。自然云者。得之于性情之際。如其本以出之而已。爾如其本以出之而適肖乎古。此以知先生非今之人也。烏呼。先生之調則孤矣。語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其不爲伯牙之輟弦。嵇康之顧景乎。悠悠無窮。有知先生者。姑敘以俟之。

蒙泉制義敘

子同年友萊州韓公復。一意程朱之學。中有所得。往往發之。制義其言溫以醇。其指近而遠。蓋自數十年來。名程朱者。未有能言如公復者也。公復嘗敘閭懷庭文。以制義之體爲極。卑子不謂然。制義亦古文注疏之變格。苟其中有實得。藉以

闡聖賢之心。聲洩天人之祕藏。其高于策論詩賦遠矣。若乃  
剽竊涂飾。枵其中而襮其外。則雖仿六經四子而成文。亦終  
爲侮聖人之言而已。予持是說告諸學者。落落然莫予應也。  
獨張生觀瀾聞而善之。從予講切者十有餘年。予嘗道以明  
道象山陽明梁谿之學。生輒心開意解。因以求伊川晦庵之  
說。亦往往融通無礙。其發而爲文。雜之有明正德嘉靖諸先  
輩中。殆無以辨也。頃手鈔所作寄正于公。復公復嘉與。甚至  
謂能爲于舉世不爲之時。信可謂豪傑之士。夫豪傑未易言  
也。吾不知生之所以爲文者。其遂能默而成之。時出而不置  
邪。抑亦聰明所及。億而後中者邪。由前之說。吾將以古聖賢  
人不傳之緒。望生一肩擔去。充然沛然。不至于達天而不已。

由後之說。吾懼生之以言自畫也。夫以言自畫者。是對塔而說相輪者也。一出焉。一入焉。亦長爲涂巷之人而止耳。豪傑云乎哉。生其存吾說而漢省焉。且以告于公。復必求如公復之所許而後可也。

墨畦文彙敘

朱子發奇累試春官。簡發湖北試爲令。以親老不行。乞改教官。得桃原教諭。不三年。復乞歸不出。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而發奇乃獨異。是其存諸已者。固非夫人所能測邪。孔門諸子多從政才。而曾點漆雕開。其功業類無聞于世。獨以一言之善爲夫子心許。百世下聞其風者。渺然有蒹葭秋水之慕。而況生同其世者乎。吾以是惜發奇之不過夫子也。發

二才月季 卷二  
奇既歸家屬子閉關僧舍不時見見則必以所爲文稟促子  
敘子斷棄筆墨久矣方欲招一二素心人如劉仲思宗少文  
輩爲蓮社之游而落落然莫予應也發奇不屑以五斗米折  
腰其迹似陶公硜硜然服儒服道儒言其視晨鐘夕唄當亦  
有攢眉而去者而顧欲使子效皇甫之敘三都子言豈足以  
重發奇邪發奇昔在紫陽書院以文見知于先尚書公其  
文如晴雲之麗空如流泉之出峽殆非終老山林者斯稟之  
出固當不脛而走然不足以盡發奇予故表其出處之槩庶  
幾共追孔門諸子而從之發奇不棄予言行且讀陶公榮木  
之詩而憤然作也

先尚書公故舊門生手帖目錄敘

先尚書公爲秀才時所與交有沈先生禔士朱先生恭季徐先生龍友陸先生學起皆嘗以詩文相質證者也旣成進士入翰林同年中最契者有張先生天扉錢先生胄伊莊先生書石或同直禁林或連姻邸第詩篇酬唱尺素往來與日俱積矣其諸先輩如張文敏錢文端劉文正趙都察出入與偕均茵接席亦時以翰墨通殷勤者也晚而侍養里門退休林下時則有李先生客山陳先生和叔沈先生立方蘭初皆與公爲布衣交庶所謂無獻子之家者于其言可攷而知也至公衡才中外所得士半天下其以道義文章商榷淡至者則有廣昌黃靜山瑞金羅臺山二人而外其能挺樹名節發揚文藻者亦所在多有而翰簡闕如抑或記室代書不足錄可

錄者獨竇元調宋仲良一二帖而已頃度夏小園偶發故篋  
按檢諸公遺墨恨頗有散佚取其存者稍加淘汰彙爲兩冊  
其靜山手書前已裝別本今并入下冊至徐陸兩先生別有  
城南集字詩劉文正別有扇頭書不入冊然余獨有味乎黃  
羅兩君之論古文也烏呼古文之道其原流渙長矣安得起  
兩君而與之究盡其意哉

節孝祠志敘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豈不然哉古稱婦德處其  
常不過曰無非無儀無父母詒罹而已而以名節著聞者往  
往處不幸之遭極難堪之境視古仁人志士所以自靖于子  
臣之地其惻怛誠摯甘苦如飴極之捐軀絕脰而不變其天

不欺其志。則固未嘗有少異也。然前史所書奇節苦行類多  
出自士大夫。其在巾幗閒湮沒而無傳者亦眾矣。至府州縣  
志所書列女事詞頗略。面目從同。不足以激發人志氣。乾隆  
五十一年。王文山喬倡修長洲元和節孝祠。既成。閱諸節婦  
遺聞佚事。其卓絕之操。多有士大夫所不易及者。商之潘君  
念熙。屬汪子大紳。搜討舊章。益以新製。勅爲節孝祠志。竝載  
建祠緣起。而以

皇朝詔令首之。蓋

國家風厲之權。尤在閨門之化。凡所爲建坊。褒宅施。諸節婦  
者。視孝子悌弟。率什百有加焉。豈不以處常易。處變難。彼爲  
婦人。一與之齊。至死而不易所守。然則食人之祿。而不事其



事。一。旦。臨。小。利。害。輒。憶。皇。失。志。者。視。此。可。以。知。愧。矣。斯。志。之。作。雖。聞。見。所。及。不。出。一。隅。然。其。推。

國。家。所。以。坊。民。正。俗。之。意。俾。各。自。反。其。天。自。盡。其。職。雖。達。之。天。下。可。也。奚。分。畛。域。哉。志。之。成。也。王。丈。先。已。卽。世。令。子。揚。孫。實。任。校。讎。之。役。旣。自。書。其。顛。末。復。以。敘。屬。子。子。因。推。王。丈。之。情。以。復。于。揚。孫。

近取堂公產錄敘

子。開。近。取。堂。其。規。制。大。約。與。東。林。同。善。會。等。亦。閒。有。殊。焉。者。彼。則。事。止。于。方。內。此。則。兼。通。乎。方。外。也。彼。則。諠。篤。于。同。儔。此。則。旁。該。乎。異。類。也。傳。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後。先。推。暨。之。分。固。自。有。權。焉。然。自。仁。者。視。之。則。固。非。一。體。也。于。一。體。

之中。拯其厄。遂其生。其容漠視乎。又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禮樂之用。著于六經。鬼神之說。詳于竺典。死生之故。輪回之理。六經之所不能盡者。竺典得而盡之。炳天命。翊王章。其有功于萬世一也。然則安其徒習其文。廣其教。亦事之不容已者也。日月之照。無閉于疏。迷雨露之滋。不遺于枯槁。以無緣之慈。擴同體之悲。其斯爲仁者之量乎。而子未之能也。願矢之盡。未來際而已矣。

亦同日止非

二林居集卷六

終